

叶雯著
(台湾)

黑盒
子
新娘



台湾纯情小说作品

7.57
68

延边人民出版社

黑盒子新娘

叶 雯 著

黑 盒 子 新 娘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台湾)叶雯言情作品集

黑盒子新娘

叶 雯 著

责任编辑：赵熙天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092 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599—475—7/I·128

定价：9.8 元

内 容 提 要

不是人祸就是天灾，航爆九霄云外，
 艾琳的噩梦由此展开……一觉醒来，置身海外，
 瞬间忘了自己的存在，
 黑盒子的秘密“卡”在那里打不开……
 丧失记忆纯属意外，但……多个金发碧眼的未婚夫，这是哪个上帝的安排？
 该死的脑袋，怎么想也没有这号人物存在？！
 不过……嘻嘻，这个“夫婿”长得还真帅，真教她心花怒开，熊熊无法忍耐。
 虽然两人没有过去，却是可以共创未来！
 岂料上帝的祝福，总有撒旦的不甘。
 黑盒子在作怪，有点阻碍又不会太阻碍；
 就在婚礼前夕，
 艾琳消失的一段，被人活生生的揭开。
 “咦？偷袭……，她因祸得福，
 脑袋被敲了一记，记忆整个明白，原来……事情是如此简单，只是她独漏了……
 “未婚夫”那一段的精采和要命的……
 “白粉”袋……

第一章

繁忙的机场出境大厅，巨大的电子看板上不停地变换闪动着所有班机的起降时间、准时与否及登机门。

不同于那些迭有怨言的旅客们，艾琳拖着老旧的行李箱，匆匆忙忙的跑到报到柜台，手忙脚乱地在乱得如同垃圾桶的大皮包内翻找着机票及护照。

“对不起，我知道你迟到了，可是似乎飞机也delay了，所以，我应该还能上飞机吧？”满怀希望地踮了踮脚尖，艾琳尽量在脸上堆出最完美的哀求笑容。

“艾琳小姐？嗯，因为有些小问题，所以本班机将延迟两小时起飞。现在有关人员及航警单位正在处理，请于证照查验后，到第二十二号登机门候机。”柜台上的机动人员将护照和机票还给艾琳，还很亲切的指引方向。

夸张地吐出憋在胸口的那口气，艾琳抓抓满头不驯的卷发。“真是太感激你了，再见。”

幸好来得及，嗯，等我回来非好好的修理可爱

——可爱是双马尔济斯与拉萨狗混种着旅行箱而搁延了时间，好在飞机也没能正常起飞，否则我就糗大了！

背着那个装满了她认为是随身用品东西的大桶包，她像无头苍蝇似的在电扶梯上勇往直前的冲，然后将护照及机票一古脑儿全扔在证照查验那个帅哥的面前。

帅哥寒着一张脸，长得挺逗的桃花眼冷冷地瞄着她，二话不说用力盖了几个章。将护照又推还给她。

面对他那张被倒了几千万会钱的臭脸，艾琳挑了挑眉毛，沉默地拿起自己的东西，在快走过帅哥时，突然朝他灿然一笑：“先生，蛀牙就去治好来，别老是板着一张脸，有害身心健康！”

在那个穿套深蓝且又最没创意制服的查验员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艾琳朝他扮了个鬼脸，一溜烟地朝她的登机门跑。

长长的电动步道在艾琳看来，简直慢如牛步，她朝前头跑几步，立即又没辙地停了下来。因为几个满口金牙银牙的欧吉桑、欧巴桑，正非常不客气的堵在那里，似乎也没有让一让的意思。

无可奈何下，她也只能杵在那里发呆，但眼神

不停地在老先生跟老太太脸上穿梭，希望他们能善体人意一点。

终于，有个欧吉桑稍微向旁边侧了侧，但艾琳还是越不过去，她看着那宛如门神般矗立在眼前的欧巴桑的身材，突然想到刚离职不到一个礼拜的同事萧俊胜所说的话——

“那些外国老女人的屁股有够大一个人可以占住整整两张经济舱的椅子！”

经常飞来飞去参加公司各国分公司所办活动的萧，夸张地伸直双手，在面前画了个大圆的情景，似乎犹在眼前。那种种突梯可笑的表情，令艾琳在此时忍不住吓哧一声地笑了起来。

带着不解的笑容，欧巴桑们终于努力地挪动硕大的尊臀，使艾琳得以自狭缝中穿过去，半听半走地奔走在前面空无一人的电动步道上。艾琳深深地吸口气，命令自己保持些形象，最起码要把总是合不拢的嘴合起来，现在登革热流行，万一吃进病媒蚊而致病，那可就难过了。

虽然大众媒体都说登革热是经由血液，也就是蚊子叮咬而传染的，但没有人知道如果吃到埃及斑蚊或白线斑蚊有没有可能得病。因为没有人试过，所

以很难说，凡事都有第一次，但如果因此而成为纪录上永垂不朽的一员，那也不必了。

好不容易赶到二十二号登机门，她舒口气地看到一大堆人正围着执勤人员吵嚷，同情地看看那些被叮得满头疱的地勤人员，她随便找了个空位，拿出随身听，正要戴上耳机，隔壁的人说的话却令她顿了一下——

“听说飞机的引擎有问题，修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想到得搭这架飞机飞十几个钟头，还真令人担心。”那位抱着个三、四岁小女孩的妈妈，忧心忡忡的对艾琳说道。

紧张地吞吞口水，艾琳挨近她。“引擎？”

“是啊，本来机长就发现左边的一具引擎有问题，但航空公司的工程师检查修理之后，现在连右边也有问题了。”拍拍已睡着的小孩，妈妈摇着头。

“两具？”所有飞机灾难电影的镜头立刻自动地浮现在艾琳脑海中，由爆炸或撞山、空中解体，连续剧似的上演着本世纪最悲惨的灾难片。

“是啊，刚刚那些执勤的人说的话才气人呢？他们说反正飞机有四具引擎，坏了两具还有两具，怪我们太大惊小怪了，我先生跟其他人气不过，正在

跟他们的主管理论。你要到哪里？”

“我……我要到欧洲。”艾琳已经全身发软的回答。“我抽奖抽到去欧洲的机票，而且是指定非搭这家的不可，我的天啊！”

“呃，你挺幸运的，那些什么抽奖的我从不参加，因为我没有偏财运，连统一发票的两百块都没中到过……你要到哪里去？”妈妈诧异地看着艾琳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飞机延迟起飞，大伙儿闲着没事干之下，最多人想到的便是到厕所里消磨时间了，尤其是女人。只见小而狭窄的厕所里，小小的两间小房间及外头小了一号的洗手台前挤满了人。欧巴桑们互相询问着对方自何处来；年轻一点的忙着比谁去过的地方比较多；少女们噘着唇，对仅有的一面镜子一层又一层涂着鲜艳的唇彩。

此外，这里还有满地的污泞和小孩的哭叫声，足够构成灾难片的开端了，望着自己被个小女孩所踩脏了的鞋面，艾琳如此地自嘲着。

好不容易等到那些霸占镜子不走的欧巴桑、妈妈及少女们离开，艾琳捧把清凉的水扑扑脸，希望能让自己冷静些。

说起来这趟的旅行确实来得很是时候，一直在广告公司当企划的艾琳，是这一行中新升的明星，经由她脑力激荡所策划出的案子，全都获得很成功的回音。尤其是前一阵子的查斯特酒及化妆品的上市，更是令艾琳人气旺到最顶点。

查斯特是英国一支十分古老的家族，他们所制造的茉莉花、玫瑰及铃兰香精，向来是欧美，尤其是巴黎各大化妆品公司所指定的原料。而香水不过是由选定的几种香精相混，再添加其他香料而成。

由于查斯特家族的现任掌门人，已经八十四岁的露西·查斯特年事已高，所以现在查斯特的大部分经营权已交给了继承人——文笙·查斯特。

受过现代教育的文笙，从一接掌家族企业之后，即锐意大力革新。首先，他将家中向来只供应贵族和教会的家酿美酒，开始释放外卖。然后，因握有粹取香精的先进技术，以及拥有在鲜花城格拉斯最适宜栽种高品质花卉土地优越条件，他开启了查斯特家族在香精之外，涉足于化妆品业的第一步。

为了在众多的旧有品牌中打出一条新契机，文笙将所有产品进占台湾市场之重责任，全交由艾琳的公司承制。也因此，使艾琳能由于自己别出心裁

的企划案，而打响了自己在业界的名声。

老板曾告诉艾琳，由于上市抢滩成功，露西封查斯特能攻下国内化妆品四成九的市场很满意，所以想邀艾琳到英国玩。可惜那时候她正忙着别的企划案，只得万分惋惜地拒绝。没想到，等她手中的企划案都告一段落后，突如其来的一封挂号信，却又给了她一次到英国的机会。

看着那张挂号信，艾琳足足想了快半小时才记起来，原来是有次她买了本杂志，里面有庆祝成立×周年的抽奖回函，闲着没事之下，她随随便便地填好寄了出去，没料到竟然就抽到特奖——欧洲来回机票。

其实她那阵子根本忙个半死，对这张机票还真有点不知该如何处理的茫然，顺手搁着，一放就是大半年，直到上星期。对个性较为直接的艾琳而言，同公司又是自己上司的金永璋是她这辈子所见过最龟毛的男人。

遇事总是拖拖拉拉，犹豫踌躇、反覆无常的金永璋倒从不掩饰他以艾琳的倾慕。这在公司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落花有意，艾琳这流水不但无情，甚至还没事就来个暴风雨，三番两次地正面回绝，

只是老爱用些文诌字眼的金永璋不但不以为忤，还津津乐道四处传播，令艾琳为之气结。

那个厚脸皮的家伙，我明明告诉他我对他的兴趣，谁知他竟然到处话说我是矜持，还说他自己有绝佳的毅力，必要时可拿出铁杵磨成绣花针，或是八年抗战的精神。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艾琳一想到金永璋那狂妄自恋的德行，心情立即由晴转阴霾。

那家伙私底下纠缠无度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在公事上，他也百般讨好艾琳的做出许多令艾琳处境为之艰难的小动作。虽然同事们都抱持着同情的态度，表示理解艾琳的苦衷，但艾琳自己心知肚明，再这样下去，她实在无法再在公司待下去了。

上星期合该有事，在每周一的例行业务简报中，金永璋又将上次得到广告三大奖的那个片子拿出来讲，他又一如往例的将绝大部分的功劳全加在艾琳头上，事实上艾琳心里雪亮得很，这部片子她根本没什么参与，所以当场忍不住站了起来。

“金课长，我想你大概记错了，这个广告自构想到拍摄，我完全没有参与，这是第二组的同仁们辛苦的结晶。”不顾同事们愕然和公司高级主管们好奇

的眼光，她直视着金永璋，一字字清晰无比地说道。

“唔……嗯，其实你那时候正在忙查斯特的CASE，所以没有实际参与，不过，你也是企划课的人……”没料到她会有此一着，金永璋支吾着向大主管们解释。

“不在其位，不居其功。”艾琳简单的说完之后，面对他闪动着怒火的双眼，毫不退缩地回瞪回去。

那天的简报开完后，艾琳故意躲到厕所消磨了半小时才出现。但金永璋可没有那么好的涵养，他就守在女厕所外，不时要进进出出的女同事们叫艾琳出来。

等到所有的女同事都被他烦透之际，艾琳的怒火也已升到爆发边缘。她沉着脸听同事们的抱怨，眨眨眼朝她们一挥手。

“今天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否则我早晚会崩溃。”对着镜子将鲜艳的大红色口红涂上，她沮丧地说。

“艾琳，再这样下去，就算你不崩溃，我们其他这些善良无辜的老百姓，大概也都得到精神病院报到了。”

“是啊，艾琳，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你去找个男

人嫁了，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一旁龇牙咧嘴挤着痘子的雯惠突生一计的叫了起来。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不过，要是那家伙根本不理艾琳结婚没，还是纠缠她，那又该怎么办？”刚做完月子，整个人丰腴了不少的文君，偏着头瞄着艾琳。

整个女厕所里立刻响起了各种批判声，面对同事们七嘴八舌的建议，艾琳只觉得整颗头都快爆炸了。大伙儿扯了一大堆，到最后也没说出个结果，倒是公司的小妹哭丧了脸冲进来。

“艾琳，你快点出去啦，我明天要期中考，金课长一直叫我来找你，我都没办法看书了。”委屈地推推镜框，小妹厚重眼镜玻璃后的眼睛已隐含泪水。

重重叹了口气，艾琳一脸抱歉地拍拍小妹圆嘟嘟的腮帮子。“对不起，妹妹，我现在就出去。”

在众人同情又好奇的眼光中，艾琳抱着慷慨激昂的心情，一出女厕所门口就碰到叼着芋，不耐烦地抖着脚的金永璋。见到艾琳出现，他立即将芋丢在地上，用脚不停地扭踩着芋蒂。

“艾琳，你总算出现了，我有话要跟你说。”将手靠在艾琳头后的墙上，金永璋蓄意在彼此之间营

造出亲密的气氛。

巧妙地躲避他的小动作，艾琳拉大和他的距离。“真巧，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金永璋闻言眉头一挑。“哦？这倒稀奇了，你第一次有话要跟我说，我看这样吧，下班后……”

“不，金课长，我等不及到下班后，最好是利用上班时间办好。”伸出手阻止他说下去，艾琳缓缓地吸了口气。“金课长，我想我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你，我们并不适合，你是个很优秀的专业人员，将来一定会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女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错愕一阵之后，金永璋收起沮丧的表情，换上了傲慢无礼的态度。“艾琳，我一直以为你能感受到我源自于内心的感情，你没听人家说过——要嫁给爱你的人而非嫁给你所爱的人——艾琳，我有决心、耐心，我一定会等到你，我……”

艾琳头皮发麻地听他又一次地自吹自擂，感到一股无以名之的烦躁冲上脑门。“金课长，我告诉过你：那是不可能的！请你不要再纠缠我，好吗？你已经严重地骚扰到我的生活跟工作了！”

“艾琳，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的顽固……”

“顽固？”艾琳几乎无法置信地尖声叫了起来。

“是啊，你为什么就不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全都分析过了，我们无论在学识、家世，或工作领域上，都是十足的相配，你……”金永璋话头一起，又开始滔滔不绝的展开他洗脑的工程。

“你别又来了，金课长，你再这样下去，我根本没有办法再跟你共事……”停顿了一会儿，突如其来灵光一闪，艾琳脱口而出地大吼：“我要辞职，无论这是不是你原来的本意，我要恭喜你：成功的把我逼走了。”

“艾琳，我没有那个意思……”慌了手脚的金永璋，一时之间倒也手足无措的答不上腔。

艾琳突然感到一股海阔天空的情绪，正自心底慢慢的滋长。是啊，我为什么要拘泥在这家公司工作？天地之大，我就不相信会没有我容身之处，再说，自毕业后进入这家公司，算算也两年多了，或许，也是我该换个环境的时候到了。

主意既定，艾琳带着轻松的笑容，脚步轻盈地踱回自己的座位，打开电脑叫出文书档，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移动，不一会儿就打好辞职信。纤指一按，雷印表机连跑了十几张出来。在同仁们的惋惜

声中，艾琳笑脸迎人的将辞呈分送到各个部门。她耸耸肩地一笑，算是回答了他们如排山倒海而来的问题。

最后是到老板那里，面对手下大将求去，一向名士派休闲服加凉鞋打扮的老板，急急召唤两人观见。

“艾琳，你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大可以提出来。”等着艾琳的回答，老板冷静地打量着眼前一脸坚决的艾琳和惶然失措的金永璋。

“不，老板，我对公司的环境非常满意，只是……只是有职业倦怠的情形产生，所以……”面对老板精明闪烁的眼神，艾琳有苦难言的支吾着。

“职业倦怠？这倒是挺严重的事……”沉吟了一会儿，老板翻翻面前的卷宗。“艾琳，何不休个假呢？我想等你休完假再回到公司，或许又是一番新气象了。”

艾琳为难地瞄瞄身旁的金永璋，对老板所描述的前景，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任何光明的迹象。

察觉到艾琳的顾忌，老板端起杯子喝口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神情。“艾琳，就这么决定了，放你三个月的假，留职停薪，你随时可以回来。还有一